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精选

7 国共内战回眸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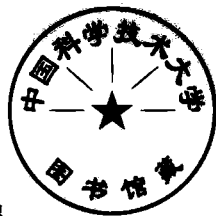
中国文史出版社

WENSHI ZILIAO CUNGAO XUANBIAN JINGXUAN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精 选

7

国共内战回眸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共内战回眸/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3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精选)

ISBN 7-5034-1801-X

I. 国… II. 全… III.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 IV. K26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4512 号

责任编辑:于保政 封面设计:兆天书装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

印 装: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邮编:102612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21 字数:375 千字

印 数:3000 册

版 次:2006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总 定 价:320.00 元(全 10 卷)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目 录

国 共 内 战 回 眸

国 共 十 年 内 战

“四一二”政变的腥风血雨，掀开了长达 10 年的国共内战的序幕。国民党数十万大军杀向苏区，却一次次铩羽而归；而红军的星星之火，渐有燎原之势。蒋介石不顾日军侵华日亟的危急现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强化独裁统治，加大“剿共”力度；而北上长征的红军，突破国民党各派系部队各怀鬼胎的围追堵截，胜利到达陕北，昭示着一个新时期的开始。

- 黄埔军校“清党”前后纪实 卞稚珊(3)
十年内战中的南京中央军校 王卓超(10)
回忆为“剿共”而开办的庐山军官训练团 杨 焜(16)
目睹张辉瓒龙冈被俘记 戴 岳(22)

第九军在江西的覆没	赵子立(27)
第三十六师参与第五次“围剿”的见闻	肖兆庚(40)
在堵截长征红军中蒋桂之间的勾心斗角	杨吉焯(49)
第二十四军在贵州堵截长征红军的经过	王靖宇(63)

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

八年抗战的烽烟刚熄，全面内战的炮声又响，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气势汹汹地杀向解放区，血与火在黄土地上蔓延。正义终将战胜，民心不可睽违，挑衅者的全面进攻，受到了人民战争的全面回击。

美国支持蒋介石内战的见闻	欧阳秉琰(89)
回忆马法五被俘前后	董升堂(94)
宣化店打响全面内战第一枪内幕	范汉杰(97)
国民党王牌师全军覆没的定陶之战	韩正礼(102)
国民党军第一快速纵队被歼经过	欧阳崇一(109)
胡宗南部进犯延安的前前后后	杨健(119)
第七十六军在陕西被歼的回忆	沈策(136)

国民党军从战略防御到全面溃败

武装到牙齿的精锐之师，不敌小米加步枪的人民军队，由全面进攻收缩为重点进攻，由战略进攻逆转到战略防御，国民党统治集团最终未能逃脱全面溃败的命运。得民心者得天下，历史的发展再次证明了这个真理。

- 潍县战役始末纪实····· 陈金城(145)
- 开封解放前后见闻纪实····· 张铁石(157)
- 王耀武集团崩溃的亲历回忆····· 罗幸理(170)
- 国民党军偷袭石家庄计划的破产····· 饶启尧(179)
- 傅作义被迫率部接受和平改编····· 李英夫(183)
- 天津解放与陈长捷被活捉····· 梁子青(189)
- 第二八二师起义的曲折经过····· 武俊英(195)
- 渡江战役前江阴要塞成功起义实录····· 梅含章(200)
- 太原阎锡山残部被歼经过····· 娄福生(209)
- 回忆东南区军政会议的前前后后····· 王楚英(228)
- 国民党军自上海狼狈逃台的情况····· 王楚英(241)
- 张群企图建立西南反共基地的阴谋活动····· 杨适生(246)
- 第三十九军瓦解前后我的活动情况····· 牟龙光(259)
- 我从破坏张轸起义到率部起义的经过····· 赵子立(269)
- 崩溃前夕立法院的丑行乱象····· 杨洪绩(285)

随联勤总部东逃西窜的回忆·····	程藩斌(291)
回忆马呈祥外逃的经过·····	马得勋(305)
桂系军阀的溃灭·····	陶 松(310)
在越南国民党残军集中营见闻·····	邬襄腾(322)

国共十年内战

“四一二”政变的腥风血雨，掀开了长达 10 年的国共内战的序幕。国民党数十万大军杀向苏区，却一次次铩羽而归；而红军的星星之火，渐有燎原之势。蒋介石不顾日军侵华日亟的危急现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强化独裁统治，加大“剿共”力度；而北上长征的红军，突破国民党各派系部队各怀鬼胎的围追堵截，胜利到达陕北，昭示着一个新时期的开始。

黄埔军校「清党」 前后纪实

卞稚珊

黄埔军校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革命军事学校，是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但自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黄埔军校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演变成为蒋介石反动集团培养军事骨干的学校。我曾先后任该校第五期步兵第二学生大队第六中队中校队长、第六期步兵第二学生大队上校大队长。现将我所知道的黄埔军校“清党”前后的情况回顾如下。

北伐初期的黄埔军校

1926年7月1日，广州革命政府发表了“北伐宣言”，随即派出10万国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由于国共合作，军民一致，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势如破竹。于10月10日就攻克武昌城，打到了长江流域。与此同时，黄埔军校仍继续开办，且随着形势的发展，规模不断扩大，任务也更加繁重。这时的黄埔军校校长蒋中正，因北伐离校，副校长李济深留守广州。党代表廖仲恺已遇害，遗缺由汪精卫兼任。教育长邓演达随军北伐后，遗缺调入伍生部部长方鼎英兼任并代行校长职务。政治部主任由总政治教官



黄埔军校大门

熊雄代理。教授部、训练部由张华辅、吴思豫分任主任。入伍生部部长仍由方鼎英兼。第五期学生升学以后，在人事安排和编制上又有些变动。步兵第一学生大队大队长帅崇兴，辖第一至第四中队（队长有方济平、惠济、周博风等），驻校本部。步兵第二学生大队大队长肖钟钰，辖第五至第八中队（队长有李进德、卞稚珊、申自鑫、郑锡庚），驻蝴蝶岗。经理队（队长陶春霖）驻校本部附近。炮兵队（队长忘其名）、工兵队（队长柳善）以及政治队开学后均迁往武汉分校（教育长张治中）。第六期入伍生第一团团长郭大庸、第二团团李亚芬同驻燕塘。此外，还建立有高级班，班址设在广州市天字码头附近，以周斌为主任，黄慕松为副主任，白兆琮为队长。内分军用化学科、无线电科和军事科，而以军事科为主。录取的学员，为黄埔军校一二期毕业生或其他正规军事学校毕业后，服务两年以上的军官。还有一个军事教导总队，是专为训练军士，供前方调用的。另设有学员队，以备收容被俘的敌军官佐，先后3批，共约2.5万人。这时的黄埔军校，真是生气蓬勃，可谓极一时之盛。

四一二政变后黄埔军校的“清党”

1927年3月间，投机革命的蒋介石到了上海，在进一步与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勾结之后，就完全撕下了伪装，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

变。接着，在他们控制的地区，对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的逮捕、迫害和屠杀。蒋介石还迫不及待地于4月18日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以国民党新军阀代替北洋军阀。

四一二政变，是早有预谋的。在政变发动的前夕，蒋介石就密令在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这是政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我在黄埔军校第五期步兵第二学生大队第六中队，任中校队长。黄埔军校海军码头到广州天字码头军校办事处的例行航船，突然停运了；每星期六晚上，照例在花花剧社演出的间隙时间进行演讲的政治教官恽代英、萧楚女、韩麟符等也突然不来了，大家深感奇怪。军校中平时常有争论的两个政治派别——代表共产党学生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与代表国民党右派学生的孙文主义学会，这时反而沉默起来了。我们这些带队军官，当时认为不管时局怎样变化，与自己并无多大关系，因此仍照常上课。4月15日凌晨，突闻紧急集合号音，我从梦中惊醒，还以为是举行夜间演习，还怪大队部为什么不照往常那样事先通个气。不到5分钟，全大队官生都齐集操场，站成听训话的队形。这时候，东方已渐渐现出曙光，才发现营房对面的小山上，人影幢幢，隐约可见，原来是埋伏的队伍，枪口正对准我们。大队长肖钟钰从校本部方向急步走来，等待各队清点人数后，立即郑重宣布“奉校长蒋中正电令，黄埔军校着即进行清党，并将划清国共两党界限情况，迅即上报”等语。随即下达命令：“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应自行站出来。”话刚说完，仅我第六中队就有25人应声而出。全大队站出来的共100多人。紧接着肖钟钰又厉声宣布：“隐瞒身份不站出来的，可以互相检举。有1人检举，又有2人附议的，即应站出来。”我当即提出不同的意见：当时的共产党员的身份是公开的，而且国共两党党员有的又是交叉的，彼此情况，也是知之有素的，为了慎重起见，最好采取1人检举、9人附议的办法，使“清党”不致扩大化。我的这一建议提出以后，也就没有人再被检举出来了。这批因“清党”而站出来的学生，当即由四周警戒的特务营官兵武装押送到预设在烂石头炮台和珠江的船上拘禁起来。我眼巴巴地看到自己的学生生死难卜，又无力援之以手，内心是非常难过的！我在第二天就派本队司务长黄璠将被拘禁学生的伙食津贴及需用衣物分别送去。后来听说这批被清洗的第五期共产党学生，是由第六期入伍生看守的，后来有的被偷偷放走，有的乘隙逃走，但也有被沉入珠江的。最后交给广州市公安局关押的还有200多人，直至12月11日广州起义时才解放出来，参加起义。在黄埔军校“清党”的同一天，广州市内也发生了反革命事件，被逮捕和屠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2000多人。

广州起义与黄埔军校

自从“四一五”事变后，黄埔军校因师生中的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全被清洗，已失去了革命灵魂。校内除少数孙文主义分子外，其余都是惊弓之鸟，只好保持沉默。惊魂甫定，不料又传来汪精卫反动集团于7月15日在武汉举行所谓“分共会议”，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与革命群众，其残暴程度，不亚于四一二大屠杀。

汪精卫在武汉叛变革命之后，还急急忙忙地潜回黄埔军校，以党代表名义召集全校师生讲话，意图继续施展欺骗伎俩，蛊惑人心。他在孙中山像前，一反其过去拥护“三大政策”的口吻，说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这是破坏国民党；放手组织工农、武装工农，目的在于消灭国民党，因此要坚决地把共产党从国民党中清除出去等等。之后不几天，蒋介石来电调第五期（包括武汉分校在内）学生到南京，我们由海道乘轮前往，这时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我将第五期毕业生分发后，即奉命回黄埔军校接收第六期入伍生升学。

第六期入伍生于1927年10月初升入本校分科学习。校长、党代表、政治部主任仍由蒋介石、汪精卫、邓文仪分别挂名。当时广东的实权掌握在第八路军总指挥兼黄埔军校副校长、代理校长李济深手里，他派李扬敬（号钦甫，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生，人称“文胆”）任教育长，主持一切。何彤任办公厅主任，罗植椿任训练部主任，肖钟钰调步兵第一学生大队长，邓挥任炮兵队长，郑彬任工兵队长，皆住校本部。我调升步兵第二学生大队上校大队长，下辖吴刚、白肇学、陈明仁、陈长捷等中队，住离校本部约2华里的平岗。学生来源除了郭大庸、李亚芬所率两团入伍生照例升学以外，李济深的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所办的农业训练班的学生五六百人，亦并入第六期肄业（其中有的只高小文化程度），以致造成中央与地方的两派，彼此互不团结。与此同时，还将原学生军进行甄别后，编为第七期入伍生，驻在燕塘。经过一番整顿、调动，又开始上课。

当时，占领了广州的张发奎，把大部分兵力外调去争夺地盘，广州空虚。隐蔽在张发奎部的共产党人叶剑英等，为了给广州起义作必要的准备，决定首先提取黄埔军校的武器，进而控制黄埔军校。遂于同年10月末派第四军的一个营，由教导团中原第五期被清洗出去的共产党员学生打先锋，强行提取位于校本部与平岗之间的鱼雷局军械库所存的枪炮。一登陆即与驻在校本部的步兵第一学生大队发生冲突。这批打先锋的学生对肖钟钰在“清党”时的所作所为极为不满，要找他算账。结果，李扬敬、何

彤、罗植椿、肖钟钰、邓挥、郑彬等高级负责人都在混乱中弃职潜逃。当时我驻平岗，师生们正在上课，突闻校本部方向发生密集枪声，有当地居民跑来反映，说是土匪抢枪。这时电话已断，与校本部失掉联系。而枪声越来越近，气氛越来越紧张，我感到护校有责，遂紧急集合全大队教职员生近 2000 人，就内操场坐下，说明情况，要大家做好战斗准备。由于刚刚开学，每大队只发给门岗步枪 50 支，其余长短大小枪炮都保存在军械库。我立即命中队长吴刚、白肇学各率两班精干学生，分别分布在通向鱼雷局的桥梁右侧倒吊葫芦和正面操场的山岗上。因为学生初临实战，尚欠沉着，一进阵地就开枪了。相互射击 10 多分钟，白肇学的手负了伤，一名朝鲜学生阵亡。我发现对方后续部队很整齐，戴的是铜箍帽，始知是正规军而不是土匪，就吹停战号，开始双方对话。对方来人自我介绍是张营长，黄埔三期生，要我们照常上课，只是三天之内不得通过设在桥上的警戒线。我说，大家既然都是黄埔同学，那就双方都有维护黄埔荣誉的责任，我们刚才误以为是土匪才开了枪。至于双方伤亡，各自料理（对方阵亡一排长）。误会解释后，对方立时跑来 10 多名学生，向我频频问好。我才认出是“四一五”被清洗的第五期共产党员学生。他们追述了逃离险境后即去武汉分校编入教导团的经过。这次回黄埔，是专为提取军械库的 1 万多支步枪、二三百挺机枪和几十门炮而来，与军校的教育工作无关。经过三天，他们运完枪炮，撤去警戒线后，又随即派前教导团团团长杨树松（前任是叶剑英）接替原教育长李扬敬的职务；派教导团指导员王侃予（是我在原建国联军川军随营干部学校任教时的学员，黄埔四期生，共产党员）接替原办公厅主任何彤的职务；派教导团教官宋香涛（保定军校八期生，共产党员，是我在保定的同学）接替步兵第一学生大队长肖钟钰的职务；派我继续担任步兵第二学生大队长职务；同时在各中队都派有共产党员担任指导员，又恢复了国共两党合作时期那样的新气象。但是，属于孙文主义学会的一小部分官生，因感到军校整个领导权已转移到共产党之手，恐怕对他们不利，竟纷纷擅离职守，相率他去。带头的是中队长陈明仁，他首先逃往南京。蒋介石即升任陈明仁为大队长，负责收容从黄埔军校北上的学生在杭州集中。

以上事实说明黄埔军校在广州起义中是有贡献的。但是，当时黄埔军校的整个领导权既然掌握在共产党手里，为什么几千名学生，没有同特务营一致行动？现根据我的亲身经历，翔实述之如后。

在广州起义的前一天——1927 年 12 月 10 日，广州市宣布了特别戒严令，日夜不停地检查户口，还拘留了許多人。这些消息传到黄埔岛上，引起了教职员生的窃窃私议。11 日凌晨，在距离广州市有 40 华里之遥的

黄埔，突然听到广州方向有密集的枪炮声，也看到火焰直冲云霄。我打电话向校本部联系，答复是：应维持好秩序，照常上课。尽管我不断进行精神讲话，但是摆在人们面前的种种迹象，不能不使人疑窦丛生。12日午后5时许，王侃予邀我和有关单位负责人到校本部开紧急会议，决定：一、责成大队长卞稚珊以校总值星官的职权，督率全校师生员工照常上班上课；二、特务营另有任务，所遗警卫工作，各大队应各选学生50名，由校总值星官统一指挥接替；三、经理处负责预支各单位10天经费，备足10天伙食；四、待特务营到达广州后，再派人联系。随后王侃予、宋香涛、缪芸人等率领特务营全副武装，以急行军的态势，在海军码头乘轮渡江，向瘦狗岭方向开去。不料，他们从此一去就没再回来。事后，我才知道他们是去参加广州起义。而几千名学生所以未能一致行动的原因则是：一、“清党”后的政治部是孙文主义学会头子邓文仪担任主任，虽系挂名，但学生中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也还没有摸清楚。这是起义条件还不够成熟之一；二、自从“清党”之后，师生中的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几乎绝迹，仅凭少数指导员做政治思想工作，还需要一段过程；三、由于陈明仁在杭州公开收容北上学生，已使师生踌躇不定，再加上李扬敬在师生中制造中央与地方的隔阂，闹不团结，这也是起义条件还不够成熟之一；四、存在军械库备学生使用的枪炮早被提走，没有像教导团那样缴了枪又重新武装起来。这些说明了在广州起义中仅黄埔军校的特务营参加，而广大师生未能一致行动的原因，但绝不能因此抹杀了黄埔军校整个领导权，从杨树松等接管起到广州起义失败以前，掌握在共产党手里这段史实。

黄埔军校的演变

随着广州起义的失败，黄埔军校又重新出现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李扬敬卷土重来，恢复了教育长职务。利用职权，培植党羽，变过去的拥蒋为拥李（济深），以致属于国民党中央系统的学生继续大量离开军校，第六期学生和第七期入伍生，分成两路逃跑。一路到杭州陈明仁处被收编为一个学生大队，约有1000余人；一路则到湖南沿粤汉铁路投奔原教育长时任新编第十三军军长方鼎英，约有2000多人。以上两路学生加上当时长沙、武汉分校的学生，编入南京中央军官学校的第六期、第七期分别修学毕业。因此，第六、第七期学生，便有黄埔本校与南京中央军校之分。

黄埔第六、第七两期学生虽然大部都到了南京，但野心勃勃的蒋介石并不因此就感到满足。他在1927年冬自日本回国后，就加紧控制黄埔军

校，废即特派刘光（号君实）代理黄埔军校校务，并提升我兼校务委员。由于时局混乱，军心仍不安定，继又派何遂（号叙甫）主持校务。经过整编，原来将近 3000 人的第六期生，只缩编成步兵科三个中队、炮兵科一个中队、工兵科一个中队（不包括合并的八路军总指挥部办的农业训练班学生）。1928 年冬第六期毕业、1929 年底第七期毕业后，所有教职员工全部调到南京中央军校，余少数人调燕塘军事教导队。轰动一时的黄埔军校本校，就这样结束了。

黄埔军校结束后，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所办的军事教导队，不仅继续存在，而且不断扩大。因地址设在市郊沙河的燕塘，被称为燕塘军校，由八路军总指挥部委该部副参谋长兼任主任。当宁粤分裂时，八路军总指挥部改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包括第十九路军在内），陈济棠任总司令。燕塘军事教导队改为广东军事政治学校。其规模之大，不亚于黄埔。由陈济棠兼任校长，林时清任副校长，李扬敬任教育长，罗植椿任副教育长。我从 1934 年春到 1936 年夏任步兵科长（下辖三个步兵中队、一个机枪中队），兼预科总队长（下辖三个大队，第一大队长程子仁、第二大队长方既平、第三大队长曾匪石）。与此同时，该校还设有军事政治深造班，由民政厅长林翼中兼任班主任。又设有高级班，招收大学毕业生，毕业后，分别以县长、行政专员任用。还有中级班，招收中学毕业生，毕业后，以县属各局局长任用。到 1936 年夏，陈济棠因蒋介石收买其所属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倒戈而垮台后，燕塘军事政治学校即改为中央军校广州分校。由陈诚兼主任，陈芝馨（原张发奎的第四军副军长）任副主任。但实际上是余汉谋主持校务。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时局急转直下，该校先迁西江德庆，改为中央军校第四分校。后又迁广西宜山、贵州独山等地，一直办到第十三期才结束^①。

（1982 年 12 月）

^① 据王玲《黄埔军校有多少分校》（载《湖南文史》第 38 辑）一文中所述，四分校至 1945 年 10 月结束时，已办到第十九期。

十年内战中的 南京中央军校

王卓超*

十年内战时期的中央军校，成为蒋介石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的有力工具，提到“蒋委员长”就要立正致敬这一流传国民党军中十多年的仪式，就是从这里发端的，而这一仪式的倡导者张学良、张治中，最后却都走向了蒋介石的对立面。历史就是这样的生动、这样的无情。

南京军校建设和各期的规模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位于南京紫金山侧太平门内，隔中山路与明故宫遗址遥对，它系旧军营改扩建的，规模宏大。军校分为校本部、马标、炮标和小营4部分，另在城内和城郊还有老五团等校区。校本部新建筑较多，

* 作者当时是中央军校十期一总队学员。